

以色列当代女作家小说丛书

Inland Lighthouses

[以色列]尤迪特·卡兹迩 / 著
鲍士月 / 译

灯塔

终于想开了，也想明白了，

那差不多**耗尽**了他毕生所追求的**从政之路**，

只是一场实现不了的**美梦**而已。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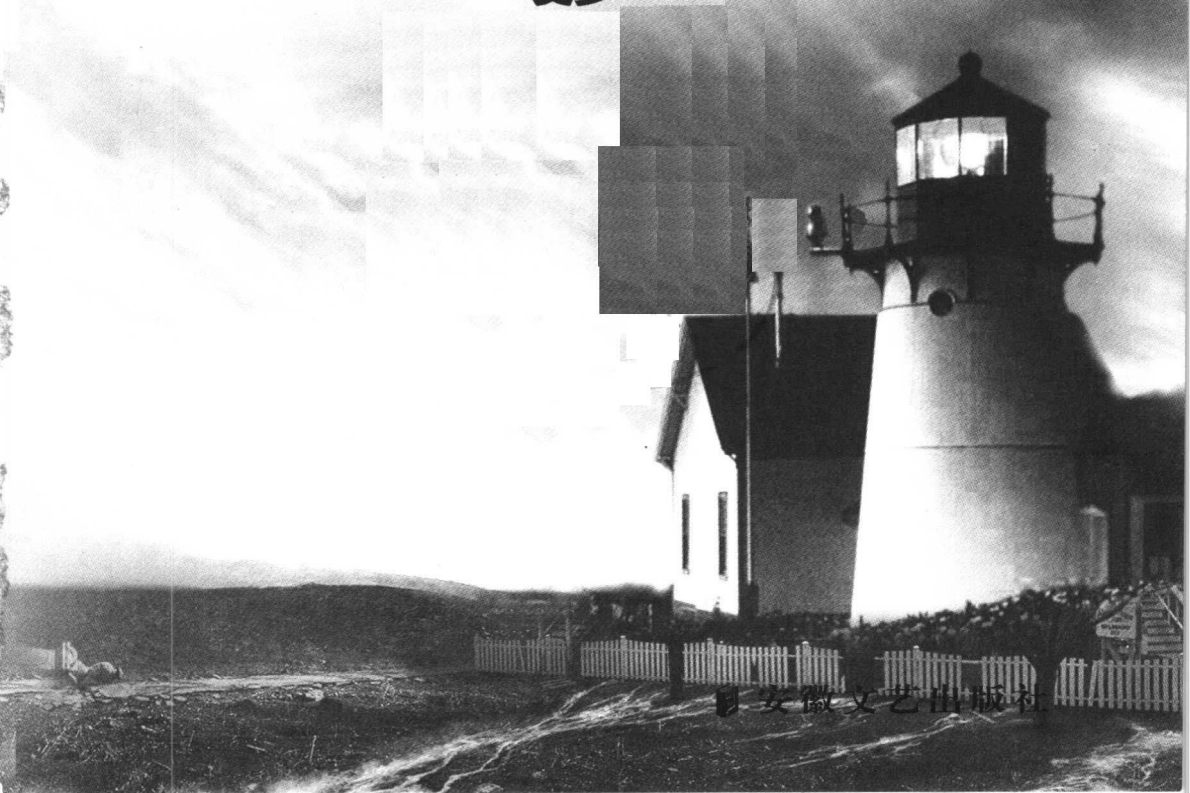
以色列当代女作家小说丛书

Inland Lighthouses

灯塔

[以色列]尤迪特·卡兹迩 / 著 鲍士月 / 译

终于想开了，也想明白了，
那差不多耗尽了他毕生所追求的从政之路，
只是一场实现不了的**美梦**而已。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灯塔/[以]尤迪特·卡兹迩著;鲍士月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396-2900-1

I. 灯… II. ①尤…②鲍…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以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1436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1458

Copyright © by Judith Katzir,
Worldwid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灯 塔 [以色列]尤迪特·卡兹迩 著 鲍士月 译

责任编辑:凌 敏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1.25

字 数:180,000

印 数:4000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900-1

定 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本书作者尤迪特·卡兹迩是一位获奖颇丰的以色列畅销书作家。在1988和1989两年的时间里,她就因在报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而三度获得以色列的三个文学奖项;她还曾各获得一次以色列出版社联合会颁发的黄金和铂金书籍奖;1993年,她还在纽约获得了美国的普利策文学奖;1996年,尤迪特·卡兹迩获得了以以色列前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在位时间:1963年6月~1969年3月)名字命名的文学创作奖;2004年,尤迪特·卡兹迩还因其创作的长篇小说《马蒂斯腹中的太阳》在法国获得了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妇女组织(WIZO)颁发的奖项。

《灯塔》一书原作为希伯来语,此中文版主要译自德国贝塔斯曼出版社于2001出版的巴巴拉·里内尔(Barbara Linner)的德文译本。本书是由三个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的。

用作书名的首个中篇《灯塔》是本书的主打篇。它讲述的是一位工会律师的故事。劳依温·沙非尔,60岁,是来自卡迈尔的一个工会律师;有一天早晨他要去耶路撒冷出庭。然而,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却忘了如约将他从特拉维夫的某个汽车站接送到城市另一头的一个汽车站,结果劳依温不得不自行择路前往。独自穿行在这座吵嚷而纷乱的城市,不禁让他思绪万千,从而对其之前所经历的生活也同时做了一次心灵之旅。他痛心地回顾了自己在事业上的不断进取和所怀抱的远大政治抱负,回顾了自己对因另一个男人而离开了自己的前妻的

深深眷恋，回顾了自己对儿子的担心和那些已断了联系——或去世或不再往来——的朋友们。他终于想开了，也想明白了，那差不多耗尽了 he 毕生所追求的从政之路只是一场实现不了的美梦而已。

《云彩飘啊飘》是本书的第二个中篇小说。在这个故事里，女作家尤迪特·卡兹迩也让那位35岁的主人公——一个女画家做了一次生活之旅。尽管女画家和她的丈夫及孩子过着一种幸福的生活，但她感觉，在家中自己更像是一个局外人。为了摆脱这种令人窒息的感觉，她循着自己的足迹回到了过去。

第三个中篇故事《一首家庭练习曲》，其内容与女作家尤迪特·卡兹迩自己家里发生的故事有关。本篇小说是以作者祖父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婚前真实的书信往来为基础创作的。祖父母俩人相识于一艘轮船。女作家的祖母有过一段饱受创伤的情感经历，对此她一辈子缄默其口，未曾向外人道出；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女作家本人因此也并不知道。女作家在自己祖父母这些书信内容的基础上，虚构了一个似乎与真实情况非常接近的祖母莫瑞雅的故事，从而补全了书信中缺失的那部分内容。

《灯塔》一书的三个中篇故事其结局都处于一种危机的状况，但女作家卡兹迩却让故事的主人公最后都从危机或教训中汲取了新的力量，从而赋予了这些故事相同的、大团圆的结局。

阅读卡兹迩的作品，会让人深深地感慨她在作品中对宏大场面的把握以及她对人物心理活动及感受的细腻描写。她在这部作品中那驾轻自如的高超倒叙手法也让人深感震撼。对于时间是如何改变一切的描写手法，恐怕难以再找到一位比女作家更好的人了：她让爱情的错失和生活的失败笼罩在一层新颖、并时而非常柔和的光影里。因此，卡兹迩的作品不仅受到读者欢迎，而且在评论界也是好评如潮。“一种完美地表现当代以色列画卷的独特形式……”“卡兹迩的《灯塔》完美无缺……”甚至资深政治家、以色列前总理希蒙·佩雷斯也对她的作品有如是的评价：“尤迪特·卡兹迩是一位说故事高手；其恳切和常

带诗一般的语言描述感人至深。”卡兹迹的作品被译成的文字达10多种。

翻译本书时，为了尽可能准确理解并以中文传达出原书的精神，我翻阅查找了一些有关的资料，这无疑大大丰富了我对中东地区、对以色列国、对以色列的人文社会及犹太文化以往的知识累积，更对我的翻译工作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但尽管如此，译作中还是难免有肤浅或不当之处，还望读者及各位专家、同行不吝赐教。

目 录



CONTENTS

译者序 / 001

灯塔 / 001

云彩飘啊飘 / 072

一首家庭练习曲 / 120

目 录





奥佛尔太热衷于摄影了,上个星期,《新消息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报道了他准备拍摄一个系列纪录片的情况。片子的内容是有关摩萨德^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五十年代那个可耻的“拉冯事件”^②和艾希曼^③的绑架案,此外也收录有关其他一些军事行动的内容,而劳依温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早春的一个早晨,因为要参加在政治局大楼里召开的一个会议而来到了特拉维夫。他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来看望他的儿子,并借此机会重温他在摩洛哥执行秘密任务时的记忆。他在那儿化名与其他一些间谍一起开展活动,目的是将最后一万名犹太人接送到以色列去。

如今在他看来,或许那是一段比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危险,更令人激动人心的时期。他谈起了艾米尔·塔尔蒙,即卡萨布兰卡“组织”的指挥官;这时候他问奥佛尔,你还记得他吗?我们常去拜访他们的,当时你还很小,和你的母亲一道。奥佛尔说,他还记得艾米尔,他是个高大魁梧的人,高高的额头上有一些白发,乱蓬蓬的;他的蓝眼睛很亮,他的笑声低沉爽朗;他也记得他的妻子尤迪特,她差不多跟她的丈夫一样高大强壮,有着一张大脸,厚厚的金发用两把梳子向后梳理着;她的眼睛也跟她丈夫的一样又蓝又大;笑起来声音也是低低的,说话的时候法语口音很重,“尔”字听起来像“石”,她叫他奥佛石,他很喜欢听她这么叫他;他也同样喜欢去他们位于海册里亚—皮图亚赫的家,在他们家的游泳池里欢快地游来游去;他还记得,他当时总是对他们的眼睛和游泳池的颜色如此相近而感到吃惊,并在私下里认为,这一定是因为他们经常一天里游好多次泳的缘故:睁着眼睛把头浸泡在水里。他们家没有他这般大的孩子,他还为此而感到遗憾过。还有让他搞不

① 以色列情报机构。——译者注

② Lavon(拉冯)为以色列前国防部长。——译者注

③ Eichmann(艾希曼)是纳粹盖世太保犹太部主管,“屠犹元凶”;1960年被以色列的“摩萨德”从阿根廷缉拿归案,经过两年114次的开庭审判,最终被送上了绞刑架。——译者注



了一套豪华公寓,并加入了一家价格昂贵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目的是引起上流社会的注意。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结交上了政府机关的官员;理发时,尤迪特还跟那些部长夫人聊天,她被邀请去参加她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聚会,再后来我到了那儿。

说到这儿,劳依温下意识地提高了嗓门。雅哥布·拉芒先生,一个法国里昂皮货商的儿子,这就是我的伪装身份。正如常言所道,这恰好就像是命运的一个讽刺,因为我的祖父就是一个制革工人,他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我因在大学里学习法律而获准推迟服兵役,刚好过了这段时间,我就被直接招募进了秘密警察局。

在那儿我上了一个短训班,学习如何摆脱跟踪,在学编译电报时学了点阿拉伯语,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还在联邦法语学校以色列联校里学了些法语。我经巴黎来到卡萨布兰卡,找到了艾米尔的办公室。他当时正经营着一家草制品进出口公司,尤迪特担任秘书工作。他坐在标有“法兰西”字样的总经理室里,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身穿从香榭里舍大街购买的西服,足蹬精制的皮鞋,周身散发着高级科隆香水的芳香。他给我们两人各倒了一杯威士忌酒,而此前我只喝过凯杜施葡萄酒,此外就是安息日时跟我父亲去犹太教堂,在吃鲑鱼的时候,喝过一点点白兰地。当看到我被辣得歪鼻子斜眼时,他大笑起来,问我道,你多大了,小姑娘。我回答,二十三。他那时三十五六岁。紧接着我告诉他,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曾担任希伯来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一职。他当然知道这一点,他知道我的一切。他从侧面打量着我说,他们给我派来了一只政治小狐狸,是不是?喝起酒来像一个新手,肯定还是个处女吧,我……

劳依温说着突然浑身战栗着大笑起来,奥佛尔眯着眼看着他。

我用力将一个在他办公桌上找到的回形针拧变了形,并极力忍着没有脸红;他这时站了起来,拍拍我的后背说,尽管如此,我看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你的。他给我起了个代号叫迈考,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这样的代号,还教我与各区及总部的间谍间如何协调配合。就这样,我们在



超速,速度高达一百六。他跟他们解释说,他是工会的律师,因在北方的企业职工委员会间来回奔跑,因此离不了车。可那位年轻的警察根本不听,仍要处罚他,其结果是可能要长期吊销他的驾照。那警察弯下腰,不慌不忙地靠在他的车窗旁说,作为律师,您是更应该遵守法律的。说完大笑道,至少您不用为您的这个案子聘请律师了。

一个月后,他真的不得不拼了老命来为自己辩护。然而那个戴眼镜、负责处理交通案件的年轻法官,年龄还没有奥佛尔大,却判吊销他一个月的驾照,并处罚金一千谢克尔,这比吊销他的驾照更让他心疼。因此他现在只好乘火车从海法去特拉维夫。本尼在巴特-嘎里母车站接到他,在去修理铺时顺路将他带到了哈代拉,而奥佛尔会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沙罗母十字路口接他的。那儿是奥佛尔去耶路撒冷电影学校的必经之路,他每个星期要在那儿上两次课。很巧的是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次。而他则必须于八点半到达国家劳工法庭。他希望,那个阿布·扎拉尔的儿子,他的名字也叫扎拉尔,他暗自觉得好笑,今天早晨可别再发病了,希望阿布·扎拉尔这一次能够到庭,而且是按时到庭,因为那个姓阿维娜丽的女法官,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叫达夫娜,由她主持庭审,她是法院的副院长。上一次庭审,原告又一次未到庭,她都有些不耐烦了。尽管劳依温跟她说了,法官阁下,我委托人的儿子有癫痫病,发病时,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的,我的委托人必须陪着他。而女法官却提高嗓门说道,沙菲尔律师,您别找借口浪费我的时间了,案子推迟到5月18日八点半再审,您得第一个到,可别迟到了,这可是最后一次推迟庭审了。

是的,他必须让这个人回到厂子里去。他的妻子有病,老怀孕,有五个孩子,老大有癫痫病。毕竟像其他人一样该做的事他都做了,除了被抓以外。他回想着阿布·扎拉尔那高大强壮的身体和他那从未开过笑颜的脸,他压抑着自己的愤怒说,我拿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五件针织的童衫,几条内裤,几双袜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哪个俄罗斯婆娘不自己的孩子和老公夹带内衣回家呢?我每次看见了都不做声,反



说,您何必再为这个案子浪费时间呢!您不如为您的当事人弄一笔补偿费算了,整个厂子都要完蛋了,他的判决有利于工厂而不利阿布·扎拉尔。然而劳依温,出于某种他自己都不明白的固执心理,硬是要把此案上诉至国家法院,尽管阿布·扎拉尔没有出庭,但他坚持延期审理此案,之后又再一次要求延期,以使他能走到证人席上,来陈述他不服被解雇的理由。此刻,他脑子里正想着如何作他的最后陈述,并在为是否要提及让·瓦尔吉恩——那位在亨利先生的文学课上打动了他的心的人而犹豫不决时,他听到女法官阿维娜丽很快地说道,声音听起来非常疲惫,就像是一位女教师说出的一般,先生,您的文学比喻与此案无关,它超出了法庭的范围,我请求您说得简短些。

劳依温瞥了一眼手表:六点二十。火车大约七点十分到达沙罗母车站,然后步行五分钟就到了十字路口。他希望,就像他们星期六晚约好的那样,奥佛尔七点一刻就已在哪儿等他,预计到时候进城连堵车要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会给他讲几个摩洛哥的逸闻趣事,这是他们在奥佛尔的家里见面之后他想起来的,见面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差不多是在两个月前。一阵令人舒服的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奥佛尔赤着脚,穿着短裤,背对着渐渐西沉的太阳坐在阳台的栏杆上,他那金色的卷发一下子如火般熠熠闪亮,此时此刻他定是想起了艾玛努爱拉走在尼斯林荫大道上的情形,当时她穿着露膝短裙,黄白条子的,光洁的小腿肚子煞是好看,脚上穿着时尚工艺凉鞋,带着猫眼形状的太阳镜,还有她的香烟。她背对太阳,非常开心地对着相机,他的心里一阵收紧。

可他什么也没说,因为奥佛尔又怪他了,你跑题了,爸爸,注意力集中些。而他这时才发觉,怎么把以往自己开车长途旅行和被吊销了驾照后乘公共汽车的情形,还有他与奥佛尔那次的见面,都交织在一片幻觉中了。他并没按时间顺序把自己生活中的片段一件一件地讲述给他听,就好像摄像机的镜头仍对着他,胶片还在沙沙低语转动似的,这时,他将头靠在高高的椅背上,紧闭双眼,在火车行进的节奏声里陷



党——工人党——的党员说话，一个工人的儿子就是一个工党党员，对此她却回答道，她出生于一个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家庭，她的父亲是特拉维夫雷乌米银行分行经理，但这不碍事，这一点都不碍事。

劳依温睁开眼。他突然感到自己出汗了。从车窗射入的阳光，将他的头和身体直至胸部的地方圈在了一个四角形的区域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将额头上的汗水擦去，然后下意识地取下眼镜，擦净镜片，移坐到右边阳光照射不到的位子上，这时候他注意到，除了一个正在打盹儿的大兵和一个老年妇女外，车厢里已几乎空无一人了。那个士兵将穿着军靴的脚伸到对面的座位上，身体靠在一个海军背包上；老妇人泛着些微蓝光色的头发梳理齐整，先前在她上车的时候，他曾帮她把装有汽车模型的红箱子拎上了车厢，一边还对她笑着说了个“请”字；她的脸就像被风雨侵蚀的花岗岩般饱经风霜，张嘴时露出两排健康的牙齿，带着烟味说了声，多谢；他问她，是不是坐车去看她的孙子的？她面带微笑答道，说话带德国-捷克一带的口音，是的，我得去照看他们，我的女儿女婿要去国外。她问他是否也做了爷爷？他说，还没有，也可以说已经是爷爷了，我有两个孙子，是一对双胞胎，四岁了，一男一女，不是我亲生的，是我妻子的亲孙子。老妇人耐心地点点头说，我明白了。

劳依温此刻觉得，自己似乎把什么人给出卖了，或许就是本尼吧，自他跟他的母亲结婚后，当时他多大了，是六岁，比奥佛尔小五岁，他马上就极利索地喊他爸爸了。而且他对他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是跟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他从不提及他自己的父亲，他早在十月战争——以色列与埃及的消耗战——开战前就阵亡了。可能是他年纪太小的缘故，他不记得他了，哈雅也总是独自一人去参加战争纪念大会。现在本尼已经结了婚，自己也做了父亲，并在海法开了一间电视机修理铺。

他更喜欢住在卡米尔市他们的旁边，跟他们就住在同一条大街上，差不多每天下班后就顺道过去，带着小孩子，料理料理花园，修修